

■新作聚焦

张平长篇小说《重新生活》：

从权力生活到社会生活

□李伟长

十几年前,做硕士论文,导师建议的选题是新世纪前后的官场小说,自然少不了读张平的反腐主题小说,譬如《抉择》和《国家干部》,直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当年读得热血沸腾的情景。直面权力之漩涡、人性之幽暗,剧烈的正邪相斗,张平的长篇小说有一股畅快淋漓的侠意,也有难得的悲悯之意。他并不简单地将一个人的腐败归之于其私德的堕落,而是在思索腐败之来源,并力图回应一个小说家与时代的关系。权力的腐败、社会生活风气的腐败、人心的腐败,在张平的小说中,不是孤立的构件,而是彼此依存的整体。

因为有了早年的阅读体验,在读到新作《重新生活》时,阅读欲望被瞬间勾起,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多年前的阅读感觉重新复燃,张平依然在热切地关心腐败问题,在回应现实生活的困境。一个作家的良心依然在。在如今小说创作的环境下,一个小说家的良心和文学价值似乎没什么关系。在反腐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谓良心就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就是对道义的辩护、对正直的回应、对公心的维护、对艰难生活的正视、对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同情、对理想生活的关切。在腐败与反腐败的现实语境中,腐败常常作为一个事件被小说家盘问,腐败分子被作为这一事件中的人被小说家提审。经过险象环生的殊死较量之后,因为上一级领导的介入,小说中最终的胜利当然属于代表正义的一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反腐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有着出人意料清晰的思路,其主题就是反腐。在这样单向度的角度里,人性的幽暗多数不是人性本身的幽暗,而是权力浸染之后的幽暗。一种小说题材被单独命名后,它本该有的丰富性就将忽略,人们所看到的就只是“单线性”,这也就导致了官场小说抑或是反腐小说的文学性较弱的缘故。

与前作相比,张平在《重新生活》中试图打破这种“单线性”。张平没有选择腐败抑或是反腐败者作为小说叙述的主角,而是将叙述视线从官场拉回到日常生活中,即身处腐败场域但并没有参与腐败的人群,这当然是文学的方式,也是腐败题材小说回归文学的曲径。质言之,当腐败已经发生,并且是以人所不知的方式在发生,那日常生活中的家人会受到哪些影响?由此导致的生活的落差,就是小说家需要直面且加以细细分析的内容。当腐败者被抓捕,他的家属如何重新开始生活,这真是很好的题目。权力加印过的生活不是真的生活,一旦权力被剥离,生活就将回到原形。那艰难的却又正确的生活,才开始露出凶狠的獠牙,随时向人张牙舞爪,或者咬下人的皮肉来。而为权力渗透过的社会生活,将对被权力抛弃的人和家庭展示温情面纱被撕去之后的残酷,其真实程度取决于权力的在场与否,犹如开关,一拉就是黑暗,再一拉可能就是光明。从光明到黑暗,就在那一拉一关中。小说家张平这次做的,就是合上了权力开关,让权力磁场消失了那么一会儿,即在权力生活过渡到了被权力影响的社会生活,教育的集体性焦虑就是其中一种。

如果说在张平之前的小说中,腐败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体,那在《重新生活》中,腐败场域扩大了,由一个群体变成了一个场域。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权力烙印,人人皆在其中。贺绍俊引用了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论述,来解释和命名这种被权力浸润过后的社会生活。这是文学的警示和提醒,当权力生活开始向社会生活大规模扩散时,危险信号已经亮起了。私人生活的伦理基础是公共道德以及建立在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在权力面前,道德是软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当权力游戏的各种规则通过某种渠道,越过道德边界,悄然进入

过现代转化,仍然可以有效地传承;同时,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相互融汇,也使中国文学无可避免地具有了可以通约的世界性。在我看来,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不应该仅仅指我们的古代文化,或者说,不应该仅仅指经史子集——那些具有中国本土元语性质的文化。传统文化更是一个不断构建、不断丰富和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应该包括中国本土文化、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创造的现代文化以及西方介绍到中国的优秀文化。这三种文化的合流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理解。

讲述中国故事,提炼中国经验,不仅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即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使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创作方法上具有中国特点的主流,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无论是知识界的启蒙诉求,还是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观念,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几乎没有疏离过。即便是80年代,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风靡一时,试图用形式的意识形态打破“一体化”的文学场域,建立多元的中国文学,但是,当这一期许实现之后,诸多先锋文学作家,还是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余华、格非、苏童等是最典型的例证。近年来,小说在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学在总体上不仅书写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而且对人性更深入的开掘,对人性更丰富、更多样的书写,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作品走向国门,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感到乐观和自豪。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现实和基础,我们就一定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文学未来。

本报讯 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罗曼奥诺夫·阿列克谢、俄罗斯吉彼里昂出版社社长斯莫利亚科夫·谢尔盖带着广西作家4部俄文版作品来到南宁,与广西部分作家和广西民族大学师生进行交流。广西作协主席东西主持交流会。

此次由斯吉彼里昂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篡夺的命》《天等山》和《广西作家小说集》《广西当代诗歌集》。其中《广西作家小说集》收录了12位广西作家的小说,《广西当代诗歌集》收录了广西49位诗人的诗歌作品。

罗曼奥诺夫·阿列克谢、斯莫利亚科夫·谢尔盖在交流会上介绍了这4部作品的翻译情况以及他们阅读作品的感受。他们表示,东西的《篡夺的命》、凡一平的《天等山》、朱山坡的《骑手》、光盘的《达达失踪》等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价值,特别是小说中人物面对命运困境时那种不妥协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广西诗歌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象征意味,《广西当代诗歌集》中的作品就是生动的例子。

在会上,卞成林、石才夫、张柱林分别向俄罗斯汉学家介绍了相熟湖作家群、广西诗歌与小说的创作情况。黄晓娟、张旭、凡一平、黄佩华、朱山坡、李约热、田耳等分别发言,希望有更多广西作品走进俄罗斯。(杜宁)

俄出版社翻译出版广西作家作品

音乐剧《我AI你》呼唤情感和陪伴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记者在日前举行的媒体探班活动上获悉,作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的闭幕剧目,由樊冲执导、作曲,陈铭章担任监制的人工智能题材原创音乐剧《我AI你》,将于12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我AI你》的故事背景设定为未来的2050年,通过机器人与人类之间发生的一连串曲折的故事,映射出日常生活中关于家庭、情感、工作等方面的各种现实问题。主创团队介绍说,全剧将着力刻画一系列身份和性格不同的人,呼吁人们学会珍惜,用真心陪伴身边人,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情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我AI你》由李莎雯子、田依凡、苑子豪、赵磊等新生代演员主演,其中不少都是首次出演音乐剧。他们表示,将抓紧时间认真排练,力求在表演中做到细节的精益求精。

《重新生活》严峻地提出,当腐败渗入到了社会生活,意味着反腐的未来是重塑正义的精神生活。人们反感腐败,在于腐败破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我们无法相信和依靠那些通过破坏规则成长起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

问题都不是难题。相反,没有权力的影响,这些就都是难题。张平选择从孩子入学的教育问题进入小说,显示了小说家的敏锐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社会生活的规则变幻不定,权力的隐形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权力及其附属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才是结构性的难题,那意味着权力之外的人群没有渠道去表达诉求和争取正当的权益。

张平写了一群父母为了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难题,在校外租房子照顾孩子复习。做饭、等待、聊天和打牌,这是一群热气腾腾地在生活的人。他们期望改变孩子的命运,没有机会去攀附权力的高枝,只能用遵从规则的“笨办法”坚持。这些“笨办法”是否合理,于他们而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期望在漫长的忍受中获得命运偶然的奖赏,孩子能考上更好的学校。这些父母都是什么人呢?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断更迭的遭受教育之难的普通人群。他们的沉默中,有无奈、有忍受,也有对未来所抱有的朴素的希望。他们相信,惟有通过努力,忍受煎熬,他们的孩子由此就能获得机遇。如果他们有机会获得权力的垂青,从而毋须忍受这些折磨会怎样呢?这些伴读父母在日常聊天时,也无奈地说谁让咱们没有关系呢,只能这样靠本事了,有什么办法呢!既无奈又乐观的心态正是社会生活中正常的情绪,也是正常的伦理和价值。只有一个人的努力和他的收获能够对等时,这才是一个理想的正常的社会。权力浸透的社会生活正在被破坏这一理想。我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张平出发点。

小说中的教育现象,在社会焦点和小说文本之间搭建了桥梁,从而具有了读者共鸣的感知基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上,汇聚了普通人的关切。由教育问题到反腐问题就显得别有匠心了。权力腐败下的教育问题,最终伤害的会是谁?沉默的大多数父母?不仅仅是,损害更大的是孩子。当孩子们从小就感到权力的非法魔力,他们的未来令人忧虑。《重新生活》严峻地提出,当腐败渗入到了社会生活,意味着反腐的未来是重塑正义的精神生活。人们反感腐败,在于腐败破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我们无法相信和依靠那些通过破坏规则成长起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

《清明》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清明杂志社荣获先进出版单位奖。作为我国出版领域的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自2008年以来已评选4届。在本届评选中,《清明》与《收获》一同获奖。

《清明》是安徽省文联所属文学期刊,创刊于1979年,以原创性、文学性、现实性为办刊理念。近年来,《清明》围绕安徽省文联“打造全国一流文学期刊”的目标,推出了一批聚焦“四个讴歌”、反映现实生活、展现改革进程、关注时代变迁的文学力作,以跃动的时代脉搏、厚重的历史感、浓郁的

两项诗歌赛事在浦江评出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1月21日,第三届“我们与你在一起”公益好诗歌终评会、第二届“万年浦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终评会分别在浙江浦江举行,评出各奖项的获奖作品。两项赛事均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浦江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018年是“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的收官之年。本年度的征文主题为“向往”,要求作品以汉语新诗形式写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憧憬、留守老人的期盼,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温暖他们追求火热生活的内心。经过刘向东、黄亚洲、卢楠、木汀、赵依等终评委评选,最终从4300余首征稿作品中评出公益好诗歌金奖和银奖作品。

早在700多年前,月泉吟社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向全国发起征诗活动。2016年,浦江县人民政府与中国诗歌学会签订了“打造浦江诗意流淌的地方”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举办包括诗歌大赛在内的一系列诗歌活动。第二届“万年浦江·千年月泉”全球华语诗歌大赛以“脊梁”为征文主题,共收到来自中外的2700余首诗作。经过吴思敬、蓝蓝、树才、木汀、刘莹等终评委现场评选,最终评出金奖、银奖、铜奖的获奖作品。

■创作谈

《重新生活》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对此我十分清醒,从来没有过任何自足、自满,更没有过任何自我陶醉。事实上,每次作品一出来,我更多的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每时每刻都如惊弓之鸟。一个细微的信息、几个散乱的传言,就会让自己坐卧不安,心烦意乱。更不用说,一部《天网》曾让我吃了整整10年官司。从《天网》到《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一直到今天的《重新生活》,我的心境历来如此。

现实题材的写作太难了,特别是涉及社会矛盾,涉及党群、干群关系,涉及社会焦点、难点问题的现实题材,尤其太难写了。曾经有人说过,能把这类题材把握好,并能把这些题材改为电影电视的,全国也就那么几个人。很多人看了《重新生活》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分寸、火候掌握得位,说我如果没当这几年副省长,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对这种说法,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褒扬我写作中的一种成熟还是在暗示我所具有的一种局限,看问题究竟是更全面了还是越来越缩手缩脚了。在写作中,我一直在审视自己,作品出版了,我依然在读者的种种反馈中继续审视自己。

对《重新生活》的评价,从出版社的审读之初就开始有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其中议论较多的是,我在《重新生活》中一改过去的风格,看不到我之前作品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了。的确,我过去的一些作品,在结尾中常常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说是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包括很多批评家都认为完全不需要这样。为此,我曾做过无数的解释和阐述,但批评声依然持续不绝。《重新生活》是以绵绵晕倒在考场上作为整个作品的结尾,然而这样一来,很多读者、编辑又担心起来了,你不能让读者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这个结尾太沉重、太悲切了。

武祥是《重新生活》的主要人物,他的心态和心境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普遍的那种心态心境。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文革”,经历过由极度贫穷到快速致富的联产承包制和一步步深入的改革开放。其实,现在面临退休和即将退休的大批职工干部都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这是这个年龄段人人都无法避开、无法逃脱的社会印记,是至死都不会忘却的生命印记。这一印记同今天所有在这些领导干部身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言行作为之间,有着一个必经的铺垫和精准的对应。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贫困的过去是无法也不应忘却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他对社会底层的背叛和悖逆。这是他们惟一同底层百姓可以产生共鸣的血缘和根脉。

有人说,愈是贫困的过去就愈会滋生贪婪的当下。对这样的判断我不认可,也无法认可。穷怕了,才会拼命贪污,才会疯狂地敛财和受贿,这几乎是说,每一个经历过苦难贫困的中国人,都会成为巨贪大财。《重新生活》中的魏宏枝和魏宏刚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事实上,作为市委书记的姐姐魏宏枝,她也同样可以有许许多敛财的机会和办法,但她没有,她甚至想都没有想过。那种最朴素的底层百姓代代相传的道德意识与自律意识,绝不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抵御力的。而《重新生活》就是在努力展现这种价值和抵御能力,也就是要告诉世人,同样的生活,生活在完全不同类的人生和世界。

《重新生活》全部作品就是以一个人物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小舅子,如何从市委书记蜕变为腐败分子,以及小舅子成为腐败分子以后,给他全家的生活带来的两重天地般的巨大变化。从而也让大家都能感觉到,反腐并不是抓一批腐败分子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一切其实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进入正常的、正当的、健康的、有规则、有道德的生活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也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腐功德无量,拒腐人人有责。这是心里话,也是必须要讲出来的话。

这些年,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很多当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然而我们的文学却还有那么多的领域无人去涉足,或者无法去涉足。即使对当代共产党人,对当代改革者、开拓者的文学创作和描写,现在也越来越少,近乎绝迹了。面对着一座座文学的富矿,文学却无力去挖掘和描写,无法去挖掘和描写,不能去挖掘和描写,这对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将是巨大的、长期的、致命的。希望文学界不要对这类直面现实、描写现实的文学作品过于求全责备,一定要宽宏大量,手下留情。这不是拒绝批评,更不是容不得批评。事实上当代作家中,注重现实题材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现实题材的写作也越来越不好。现实题材的创作需要激励,需要呵护。当代现实题材的写作需要一个适合它成长的空间,我们要像善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一些让它逐渐长大成壮壮的生存条件。现实题材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大家都太熟悉了,特别是对眼下各种各样的现实人物和社会现象,孰对孰错、孰是孰非,大家心里各自都有一本账。一部作品如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都能产生共鸣共识,在现如今确实太难了。

(上接第1版)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故事一直是中国作家讲述的基本内容,时代的风云变化一直在作家的表达之中。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曹文轩、刘慈欣等又先后获得国际大奖。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各国应有的尊重,中国文学豪迈地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各国文学不仅相互沟通交流各种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认同、不断相互了解和理解的过程。现实可以表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从学习到对话,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从“跟着说”,实现了“接着说”、“对着说”。中国文学主体性和文学自信的获得,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我们面对西方文学的挫败感终于成为历史,中国文学进入了新时代。

越是了解世界,才会更深刻地了解自己自己。弘扬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本土文化/文学资源倡导和实践,一直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思想潮流。这个潮流的形成,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或者说,40年来欧亚大陆的再次东渐,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和感知了欧美文化的性质和价值观,让我们对世界的历史和今天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本土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明确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这时,我们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就不再是“唯我独尊”、“华夏中心”的天朝心态,而是一种对他人、对自己都了然于心的文化自觉。这方面,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证实了这一点,文学创作向本土文化汲取资源创作的大量丰富、生动的作品,不仅深刻表达了传统文化资源经

现实是文学的富矿

□张平

国话新戏《特赦》再现情法之争

生活气息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清明》执行副主编赵宏兴表示,这次获奖是清明杂志社的重要收获和成果。“这么多年的工作受到肯定,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我们将以此为动力,更上一个台阶。”赵宏兴表示,《清明》办刊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动静结合。静态工作是指一如既往地办好刊物,比如选登重大节点的作品,开辟一些名家专栏,争取发表的作品获奖等。动态工作包括办好特色活动《清明》读书会,在社会上推广《清明》,坚持下基层,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等。(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2月4日至9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特赦》在国话剧场进行首轮演出。该剧改编自民国时期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一案,通过一场场高潮迭起的庭审戏,引领观众思义法与理、情与法的两难命题。

《特赦》讲述的这起举世震惊的枪击案发生在1935年的天津。围绕此案,辩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辩论,审理过程反转不断,社会舆论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终让这场充满情法之争的命案以国家特赦的方式结案。为更好地贴近角色,主创团队前往施剑翘故居、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地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翻看施剑翘案卷宗,与历史专家座谈,为二度创作打下坚实基础。该剧追求现代感的视觉风格,台上台下的双层演剧结构浓缩成两个时空,在庄重而冷静的氛围中透露出民国气韵。

《特赦》由徐瑛编剧,李伯男执导,刘科栋任舞美设计,江佳奇、高发、彭博、石展、王楠钧、李晔、郭霖、夏奇等主演。主创团队表示,全剧兼具热烈朴素的人文情怀和理想深沉的法治精神,希望通过对民国奇案的探究,让观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芒。